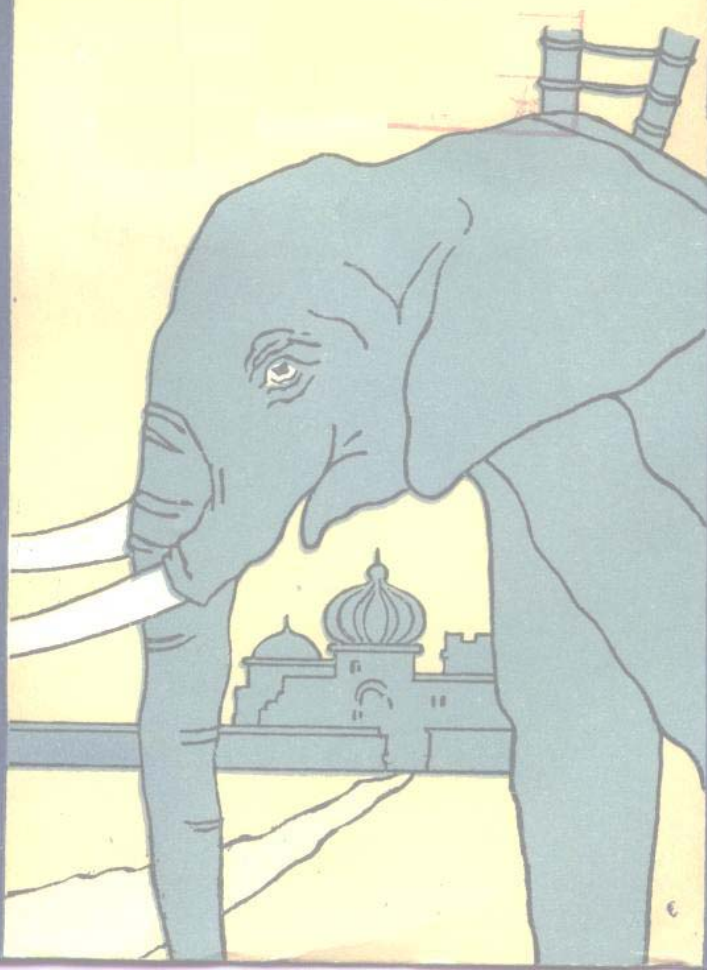


赤道漫游记

〔美〕马克·吐温 著



赤道漫游记

〔美〕马克·吐温 著

云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ark Twain

FOLLOWING THE EQUATOR 1 & 2

本书根据 Olivia L. Clemens 1897, 1899, U. S. A. 版本译出

赤道漫游记

〔美〕马克·吐温著

云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375 插页 3 字数 446,000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7-5327-0437-8/1·211

定价: 6.50 元

前 言

一八九八年，马克·吐温的《赤道漫游记》问世，这部作品并没有象二十九年前他那部描述游历欧洲各国情景的作品《傻子出国记》出版时那样引起轰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赤道漫游记》不但没有蒙上灰尘，湮没无闻，反而对世界各国的读者越来越有吸引力，并且被进步的学者认为是马克·吐温的一部重要的晚期著作和美国文学中第一部反殖民主义名作。深邃的内容和泼辣的嘲讽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是不可能长期被忽视的。

这部作品的产生却有一段不寻常的背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马克·吐温就已成为一位名作家，尤其是他塑造的汤姆和哈克这两个形象更使不知多少成人和儿童为之着迷。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讲演。他的作品帮助他赢得听众，而他的讲演又反过来帮助他推销作品和扩大声誉。可以说，这时他已经成为他那个时代作家中数一数二的幸运者，不过也是在这时，不幸的阴影已经开始在悄悄地逼近他了。他自己办了一个出版公司，还在改进排字机上投下了大量资金，相信这样会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不料事与愿违，却闹成了周转不灵的局面。到一八九一年，他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带了一家人迁居欧洲。一八九四年，他的出版公司破产，试制的排字机在竞争中失败。他欠了一身债；为了还债，他只得又长途跋涉，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只是这一回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这次巡回演讲是环绕着赤道进行的。一八九五年马克·吐温从美国出发，先后在

檀香山、斐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非洲逗留，所以他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形于笔墨后，就起名为《赤道漫游记》。

凡是思想进步的评论家无不着重指出《赤道漫游记》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性质，这当然不错，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揭露殖民主义的罪行的方式。高明的手法才能产生动人的效果。马克·吐温不愧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善于把前人记录的详实的资料，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出诸殖民主义辩护士笔下的，组织进自己的著作。这些材料一经他点染，既使读者相信他的叙述凿凿有据，又达到预定的目的：猛烈地谴责殖民者和为他们服务的“西方文明”的吹鼓手，在激起读者义愤的同时，往往还能逗得他们发笑。

譬如说，他在揭露澳大利亚殖民者为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园“招募”土著雇工的真相时，就引用了干过招工买卖的瓦恩船长写的招工人员和土著拚命搏斗的情景，有力地证明了所谓“招工”实际上就是“捉奴隶”。他还引用牧师格雷的小册子揭示殖民当局的法律对土著的不公平。被捉的雇工每天要在甘蔗田里干八小时到十二小时，获得的酬报是一星期不到四个先令，而且得连续干上三年，才能脱身。侥幸熬满日子而没有送掉性命的土著能带回家的只有一串项圈、一把洋伞和一些不十分高明的骂人本领。长期处在这样残酷的压榨下的卡纳卡族工人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卡纳卡人竟然出现了灭绝的趋势。马克·吐温带着无比轻蔑的态度嘲讽了为这种罪恶涂脂抹粉的行为：“好吧，你看，光明的‘改良’已经来了，还带着她的文明，她的‘沃特伯里’表，她的洋伞，她的学得不三不四的下流话，她那旨在教化并无摧毁企图机构，她的一百八十人的死亡率，而且什么事情都进行得十分美妙！”他把“沃特伯里”表、洋伞、下流话和一百八十人的死亡率相提并论。这就是他对拯救野蛮人的“西方文明”的

冷峻的讽刺！

请再看，在马克·吐温的笔下，拓荒时期昆士兰的占用公地的（换句话说，就是抢占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的土地）白种牧场主是怎样对待土著的。他从普雷德太太的《澳大利亚生活素描》一书中，援引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有个牧场主的房子周围来了许多黑人，他害怕他们会袭击，就在门口跟他们谈判，还友好地说为了庆祝圣诞节，邀请他们吃布丁。纯朴的土著万万料不到他竟然暗藏杀机，就接受邀请，吃了布丁，结果都痛得死去活来，在第二天送掉了性命。原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把砒霜和在糖屑里，干下了这件伤天害理的勾当。但是马克·吐温却说：“那个白种人的态度是对的，但是他的方法不对。他的精神正是一切文明白种人对待野蛮人所表现的那种精神，但是用毒药却是一种反常的方法。……其实它比惯例所许可的各种方法要更好、更慈悲、更直截了当、更合乎人道主义……”饱蕴悲愤的反话往往比火辣辣的正面抨击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马克·吐温在这里显示了背面傅粉的艺术手段。

马克·吐温还揭露帝国主义用阴险的软化政策消灭土著的情况。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大河部族是英勇的，他们为了自由跟殖民政府战斗了三十年。殖民当局动员了千万人，消耗了许多火药和子弹，始终没法使他们屈服，但是一个叫鲁滨逊的人却用花言巧语哄骗得这些无畏的人自愿走出山岭，向政府投降。白种植民者惊奇地发现，威名远扬的大河部族原来只有十六个男人、九个妇女和一个小孩。他们被政府聚集在邻岛的一小方居留地上，过着受白人摆布的生活。结果，那些思念故土的土著死得一个不剩。他带着无限惋惜的口气说：“澳大拉西亚的‘斯巴达人’于是全部寿终正寝。”

我不打算在这里一一例举马克·吐温所谴责的那些殖民主义罪行，但是有一个地方和一个人却不能不提。那就是非洲和塞西尔·罗兹。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扩大势力范围“这个漂亮的新名词意味着掠夺你的邻邦——还是为了邻邦的利益，而非洲正是行这类善举的大舞台。”而罗兹正是最善于在这个大舞台上翻云覆雨、炼血成金的巫师。作者用雄辩的事实说明，尽管英国殖民者和荷兰移民的后代波尔人在争权夺利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采用战争的形式来解决纠纷，但是在对付土著这一点上却是同样手辣心狠、冷酷无情的。波尔人在卡斐尔战争中把一千五百个躲在一个大山洞里的卡斐尔人全部用烟闷死。但是马克·吐温说这比“罗兹先生和他的那一伙人”所采用的办法却有逊色。他们“被授予掠夺和杀人的特权……他们用廉价‘收购’的神圣老方法夺取了马绍纳人和马塔贝莱人的土地，然后又武装挑衅，用暴力强占了其余的领土。……他们又颁布‘条例’，规定那些愤怒和受折磨的土著必须为白人移民干活，土著因而不能干自己的工作。这是奴役……”，作者认为被烟闷死或者被砒霜布丁药死比在罗得西亚干活的滋味还好一些，因为在那里每天要受“侮辱和欺凌，还要被迫为一个人干活，而受害者对这个人的整个种族是痛恨的”。这个人就是罗兹。马克·吐温甚至深恶痛绝地说：“当他的末日到来时，我要买下一截他的绞索作为纪念品。”

作者在《赤道漫游记》中揭发的虽然是英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罪行，实际上是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谴责和控诉。

除了上述这种内容以外，作者在本书中还记录各地的奇闻逸事，描述各地的风土人情、城市景色和自然风光。万众欢腾的墨尔本杯锦标赛、波绿岚翠的新西兰温泉疗养区、“五色灿烂、象电光闪闪、似火焰燃烧、光彩夺目的”锡兰市区、“抹上

了淡红色和薄薄的金黄色的”白雪皑皑的印度边陲巍巍群山，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马克·吐温永远留下了当年恒河两岸的情景，为读者画下了一幅印度教徒对那条著名的河流的狂热感情的图画。请看他笔下的恒河风光：“恒河的河滨乃是贝拿勒斯的最好的游览胜地。它那高大的断崖绝壁从水中到山顶，延伸达三英里之长，沿途都是壮丽的五光十色的砖石建筑……高高的断崖从上到下全都给紧挨在一起的平台、高耸的石阶、有精美雕刻的庙宇和威严的宫院覆盖了……到处又都是熙来攘往的行人，穿着绚丽多彩的服饰——彩虹也似的在那高耸的石级上奔上走下……”。但是他看到印度教徒“用那种可怕的河水洗嘴，而且还喝下肚子去……就觉得讨厌了……一股臭水从下水道冲来，使周围的河水变得又混浊又肮脏，还有一具随波漂流的尸体在河面上时浮时沉……一群群男男女女和漂亮的年轻姑娘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两手舀起河水就喝下去。信仰的确能造成奇迹……这些人……是为了要净化他们的心灵和身体的内脏”。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世态画，既生动地渲染了景色，又如实地反映了民风，为读者了解当时印度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此外，作者还用不少篇幅谈论已经在印度绝迹的寡妇自杀殉夫的陋俗和谋财害命的“杀人帮”的活动。这对了解过去的印度是有用的。不过，也有评论家怀疑，这样会产生美化英国殖民当局的副作用。这应该说是一种过虑。有眼光的读者自能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至于他对印度士兵起义的叙述，则几乎被所有进步的评论家认为没有正确地反映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的根源。这个批评是公允的。但是考虑到马克·吐温是位名作家，是以巡回演讲者的身分在印度旅行的，他所接触到的，不管是白人还是印度人，绝大部分是上层人士，他对起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他们的传闻和记载，所以他才会被英国人描述的一

些印度士兵的过火行为所迷惑，错误地把同情和赞叹倾注在统治者的工具——英国士兵的身上。但是，他却相当清醒地看出印度沦为异族统治者的驯服附庸的原因。他指出：“如果只有一个印度和一种语言，那就好了——可是它有八十个之多啊！哪儿有八十个民族和几百个政府，那儿的战斗和争吵就必然成为日常事务；统一意志和统一政策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甚至种姓制度本身也会产生使语言多层化的破坏作用，因为这种制度把人民分成好多层，一层下面又一层，彼此之间遂不会有共同的感情，所处的现实环境既然如此，爱国主义就不可能健康地成长。”这是一个精辟的见解。

为什么马克·吐温的眼光有时敏锐，有时模糊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简略地谈谈他的经历和思想。

他原名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1835—1910)，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境况清寒的家庭。父亲是个兼理司法事务的地方官，在他十二岁上就去世了。他十四岁离开学校，开始独立生活，先后当过印刷所学徒、送报人、排字工人、水手和引水员等。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爆发，密西西比河上航行业不景气，他只得撤下他喜爱的引水员工作，到内华达去探矿，白白奔波了几年，一事无成。后来，他改行当记者，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开始写幽默小品和短篇小说。由于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交织着是非、善恶的人世众相爱憎分明，所以他的讽世的作品一开始就显出批判的锋芒，并且很快就赢得广泛的欢迎。不过，也应该看到，他并不否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阴暗面，如种族歧视，以强凌弱，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假冒伪善等。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他是相信的。在对待金钱这个问题上，更清楚地反映出他的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他清醒

地认识到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腐蚀人心的作用，在他的一些作品如《三万元遗产》、《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加以嘲笑；另一方面，他却相信人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发财致富，甚至并不鄙弃“发横财”的幻想。他在《汤姆·索耶历险记》这部名作的结局时让汤姆和哈克得到强盗的藏金，在《赤道漫游记》中又津津乐道“使埃德交好运的玩笑”这种“灰姑娘”的神话，就是明显的例子。事实上，他自己不就是因为办出版公司和投资改进排字机，才落得破产、负债的吗？

总而言之，马克·吐温始终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置身局外要比从中脱身容易一些。”他没能从中脱身。他的世界观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范围，所以他始终不懂得帝国主义是压迫和掠夺殖民地人民的罪魁祸首。印度起义的初期，英国部队处于众寡悬殊的劣势。他只看到了这一点，却不了解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爪牙，于是对起义作出了错误的论断。但是尽管他在写作《赤道漫游记》的过程中身处逆境，长途跋涉，在字里行间显出疲劳的调子，瑕不掩瑜，总的来说，贯串在全书中的是他对殖民主义的讽刺和谴责，对人民的真诚的同情，所以这部著作迄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吐温晚年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殖民者在殖民地的种种野蛮行为；他从一个相信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乐观主义者，变得对资产阶级民主理想幻灭，对他存身的世界绝望，但是他又看不到一个新世界的前景，终于陷入悲观厌世的境地。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悲剧。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赤道漫游记》问世以后，他还写了不少反帝反殖民主义的论文如《使用私刑的合众国》、《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为范斯顿将军辩护》和

《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为刚果的统治辩护》等。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他不止一次在文章和书信中表示，他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他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的态度。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马克·吐温不管在怎样的处境中，怀着怎样的心情，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他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全世界的人民为什么始终被他的著作所感动的原因。

鹿 金

1987年9月

目 次

前言.....	鹿金
---------	----

上 卷

第 一 章	我们和一个可爱的船长同行.....	1
第 二 章	狼狈的布朗怎么办?	9
第 三 章	多美丽的檀香山.....	24
第 四 章	我玩“弹子戏”输分了.....	39
第 五 章	“招募”劳工还是“捉”奴隶?	49
第 六 章	昆士兰是怎样消灭卡纳卡人的.....	56
第 七 章	我们同情被剥削的斐济人.....	65
第 八 章	恐鸟的飞快速度.....	72
第 九 章	神秘、新奇和令人吃惊的澳洲.....	82
第 十 章	若干野蛮的英国法律.....	91
第 十 一 章	悉尼——美国化的英国城.....	95
第 十 二 章	比参孙的力气还要大的哈努曼.....	101
第 十 三 章	塞西尔·罗兹在一条鲨鱼里发现的东西.....	106
第 十 四 章	令人震惊的殖民地之间的相互猜忌.....	116
第 十 五 章	瓦加瓦嘎和蒂奇伯恩产权申请人.....	121
第 十 六 章	墨尔本杯锦标赛——一年最大的节日.....	126
第 十 七 章	澳洲的巨大贸易.....	133
第 十 八 章	各种宗教欣欣向荣的地方.....	139

01172/21

第十九章	笑驴有些什么用处	147
第二十章	猎狐插曲	155
第二十一章	为土著特制的砒霜布丁	162
第二十二章	土著的魔术	171
第二十三章	世界喝酒最少的地方	180
第二十四章	纯粹的巴勒拉特英语	187
第二十五章	令人惊异的马克·吐温研究会	195
第二十六章	新西兰实况	205
第二十七章	调解人鲁滨逊	211
第二十八章	使埃德交好运的玩笑	223
第二十九章	霍巴特是最整洁的城市	232
第三十章	大自然对化木虫的暴行	239
第三十一章	马里博罗的一家地狱式的旅馆	244
第三十二章	妇女怎样协助管理新西兰	251
第三十三章	澳大利西亚的卡尔斯巴德	259
第三十四章	我发错了精神感应电报	266
第三十五章	毛利人、爱国者和武士	270
第三十六章	当地地名诗	276

下 卷

第一章	锡兰——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东方	287
第二章	孟买——一千零一夜的再现	297
第三章	我蒙神的光临	306
第四章	庄严的长眠塔	318
第五章	我们混入了烟火般的人群	325
第六章	黑死病的发源地	332
第七章	讷里什那、自焚殉夫、杀人帮	338

第 八 章	平凡而舒适的卧车·····	349
第 九 章	我应邀骑象·····	356
第 十 章	杀害整批的人·····	368
第 十 一 章	杀人只是为了取乐·····	380
第 十 二 章	甘愿自焚的寡妇·····	391
第 十 三 章	阿拉哈巴德和朝圣庙会·····	400
第 十 四 章	费解的印度教神学·····	413
第 十 五 章	怎样可以保证超生·····	421
第 十 六 章	涤罪的伟大恒河·····	429
第 十 七 章	泰吉·玛哈尔陵的欢乐·····	438
第 十 八 章	奥克特洛尼——黑牢房·····	447
第 十 九 章	异教徒难道真的邪恶么? ·····	455
第 二 十 章	人间的至乐·····	465
第 二 十 一 章	蛇和老虎的死亡表册·····	471
第 二 十 二 章	大起义时期的恐怖日子·····	476
第 二 十 三 章	泰吉陵被夸张了·····	491
第 二 十 四 章	撒旦酗酒,被解职了 ·····	505
第 二 十 五 章	印度先生们的错误并不比我们的更糟·····	515
第 二 十 六 章	在奇异的毛里求斯准备归航·····	527
第 二 十 七 章	火柴擦不亮的地方·····	538
第 二 十 八 章	巴纳姆为莎士比亚做了一些什么·····	545
第 二 十 九 章	执拗的特拉比斯教徒所做的好事·····	555
第 三 十 章	关于詹姆森侵袭的真相·····	562
第 三 十 一 章	波尔人为什么击败了詹姆森·····	570
第 三 十 二 章	真正的波尔人·····	583
第 三 十 三 章	钻石和塞西尔·罗兹·····	593
结 束 语	巴里大夫的奇闻·····	603

上 卷

第 一 章

一个人也许没有坏习惯，但是却有更坏的习惯。

——《傻瓜威尔逊新日志》

我们在巴黎已住了一两年，这次环球演讲旅行就以巴黎为起点。

我们先搭轮船到美洲，在那里做些准备工作。这方面花的时间不多。我带着家里推选的两个人同行，自己身上还带着一颗“痈”^①。“痈”在词典上又作“红宝石”解，词典里是不宜开玩笑的。

我们从纽约启程西行，时值仲夏季节，有关太平洋地区的演讲事务，都由庞德少校办理。一路上都热得够呛，在航程的最后十四天，大家给浓烟熏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因为俄勒冈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森林正烧成一片烈火。我们在岸上又让浓烟多熏了一个星期，因为海轮在烟雾迷漫中开上了海岸，要进船坞修理，我们也就只好在岸上等船了。最后我们又启航了，一次横贯大陆的蜗步式的航行终于结束，一共花了整整四十天。

我们向西启行约摸是在下午两三点钟，这时仲夏的海面上碧波荡漾，水光闪烁，真是一片迷人的海洋，又清澈又凉爽，显然受到船上所有人的欢迎。我当然也欢迎，几个星期来我已经饱受颠簸、烟雾和闷热之苦。这一次航行可以不间断地连续休息三个星期。整个太平洋展现在面前，我们悠闲自在，没什

么事要做了。维多利亚城在烟云深处依然隐约可见，眼看马上就要消逝了；这时我们收起望远镜，心满意足、安安静静地在船上的躺椅上坐下来。可是那些椅子在我们身子底下四分五裂了，使得我们在全体旅客面前出了丑。那些椅子是由维多利亚一家最大的木器店供应的，也许一打只值两个“小钱”，然而我们是花了采购高级椅子的代价买来的。一个人乘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船，仍须自备甲板椅子，否则只好不坐，就象在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古代的大西洋时代——海上旅行的黑暗时代一样。

我们的船是一条相当舒适的船，船上供应的是海船上的一般伙食——大量的好原料是由上帝供应的，烹调的却是魔鬼。船上该遵守的规矩也许同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任何其他所在的一样完善。这条船对于在热带航行安排得不是尽善尽美，但这也不打紧，因为这已是往返于热带地区的海轮的惯例了。它供应的蟑螂太丰盛了，但这也是普遍现象，凡经营夏季航行的海轮都是这样——至少在长期经营此项业务的海轮上是这样。

我们那位年轻的船长真是一表人材，个子颇长，体态匀称，漂亮的制服穿在他身上更显得出色。他心地纯正，谦恭有礼，甚至象在奉承人家。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无论他来到什么地方，那里仿佛就立刻变成了会客厅。他不上吸烟室。他没有任何恶癖；他不抽烟，不嚼烟叶子，不吸鼻烟；他不咒骂，不用俚语，也不说粗鲁或肮脏的话；他不爱打诨凑趣，也不爱讲奇闻轶事；他不放声大笑，不让说话的声音超过礼仪许可的范围。当他下达命令的时候，他的神态会把命令转变成请求。晚饭后他同他的一些高级职员总是和绅士淑女们一起坐在女客起坐室里，和大伙儿一起弹琴唱歌，他还帮着翻乐谱。他有一副

① 原文是“carbuncle”。

甜蜜动人的男高音嗓子，唱得隽永动听。音乐节目以后他便玩惠斯特^①，总是那几个老搭档和老对手，一直要玩到太太小姐们该睡觉的时候才歇手。女客起坐室里的电灯可以听凭太太小姐们和她们的朋友们决定点到多晚，吸烟室的电灯却至迟只能点到晚上十一点钟。当然，船上的守则里还订了许许多多规则，可是，据我所知，只有这一条和另外还有一条是严格执行的。船长说他所以要严格执行这一条规则，是因为他自己的房间就在吸烟室隔壁，烟味会熏得他头晕恶心。我不明白烟味怎么会熏到他的房间里去，因为吸烟室和他的房间都在上层甲板，不论哪个方向刮来的风都会把烟吹散；况且两个房间当中没有任何通气的隙缝，那堵坚固的板壁上也找不到一个洞眼。不过，对于敏感的胃说来，甚至连想象中的烟也会使它大受其罪的。

船长尽管天性温和，态度斯文，举止可亲，为人和谈吐都很纯朴，但是却干上这一行又粗野又专横的职业，真是太不相称了。这似乎是命运作弄人的又一例证。

他这次回家真是满腹愁绪。旅客们都知道他的忧虑，为他担心。真是活该他倒楣，当他的船穿过一条狭窄难行的水道而准备在温哥华靠岸时，他在森林大火的浓烟密雾中迷失了方向，竟把船撞上了暗礁。这类事在你我看来只是一种过失，可是船公司的董事老爷们却认为是罪行。船长已经在温哥华的海事法庭上受过审了，结果判决无罪。然而这还不能叫人放心。这件案子还要在悉尼港的一个更严格的法庭上进行复审——董事老爷们组织的法庭，这些老爷都是公司老板，这位船长在这家公司的船上当过多年大副，这还是当上船长后的第一次航行。

我们船上的高级职员都是些又热诚又亲切的年轻人，他们

① 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戏。